

中国·香格里拉丛书
失去的地平线

〔英〕詹姆斯·希尔顿 著
香格里拉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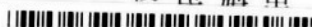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香格里拉丛书



失去的地平线

云南人民出版社
A 英 V 詹姆
中甸县人
宣科校



顿著
办公室译



中国·香格里拉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去的地平线/ (英) 希尔顿 (Hilton, J.) 著; 中甸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5

(中国香格里拉丛书)

ISBN 7-222-02854-5

I. 失… II. ①希…②中…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2292 号

责任编辑: 胡晓崑 苗晋诚

封面设计: 西里

版式设计: 子民西里

失去的地平线

詹姆斯·希尔顿著

中甸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昆明文化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50 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1-11000 册

ISBN 7-222-02854-5/G·564 定价: 10.00 元



香格里拉礼赞

——代序

杨世光

这里，是一片绝尘净域，美丽得让你一听倾心，一见钟情！
这里，是一方旷古秘境，神奇得让你入梦入幻，如痴如醉！
这里，是一座七色乐土，丰灿得让你五体投地，八拜顶礼！
难怪 66 年前被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描绘得风靡五洲、让成千上万人苦苦寻觅了半个多世纪的那个迷人的“香格里拉”的生活原型，终于在 1997 年 9 月 14 日 21 时 30 分，被确认在这里。

这里就是中国云南迪庆。

这里就是举世瞩目的香格里拉。

看不尽大自然造化赐予的杰作——

赐予了偌多的白玉，堆塑成一座座灵秀的雪山，或如骑士顶天立地，或如丽人千古皎洁，整个迪庆就是一个玉摇篮；

赐予了偌多的翡翠，雕琢成一屏屏滴绿的森林，一道道鬼



斧神工流光溢彩的幽篁峡谷；

赋予了偌多的锦绣，铺展成一匹匹柔情的草甸，一片片喷香勾魂的花野花路花海洋；

赋予了偌多的珍珠，汇集成一汪汪晶莹透亮的湖泊，一眼眼春意融融的彩泉；

赋予了偌多的乳浆，装点成千姿百态淌银泻金的溪流、瀑布、大江；

赋予了偌多的天宝物华，鲜活成奇禽异兽、名木药卉，或属孑遗，或称濒危，独领珍稀风韵……

美哉！壮哉！

画家来了说：这里，每寸土都是一幅画；

诗人来了说：这里，每朵花都是一首诗；

音乐家来了说：这里，每条河都是一支歌；

作家来了说：这里，每只鸟都是一篇散文。

美与奇不止在自然。

更看不尽人类文明投射、结晶在这里的璀璨金果——

结晶出一个和谐的多民族共生体，智慧、勤劳、睦爱的纽带串起各具异采的文化之珠，交相辉映；

结晶出一个和谐的多宗教共存体，无论中西，无论古朴与博大，于同空间和平宁静中各自渲染出独树一帜的理念与艺术的灵光；

结晶出一个和谐的人与自然共荣体，蓝天白云、山水草木、鸟兽虫鱼、村寺炊烟、帐篷牦牛……立体组合出一幅活泼的生态文化平衡图；

结晶出藏传佛教文化的琳琅辉煌；

结晶出纳西东巴文化的五光十色；



结晶出服饰文化的缤纷绮霞；
结晶出建筑文化的大器庄严；
结晶出饮食文化的醇情浓香……

哲人来了说：这里，走一步都是辩证；
史学家来了说：这里，看一眼都是不朽；
美食家来了说：这里，吃一口都是文化；
旅行家来了说：这里，坐一下都是享受！

这就是中国迪庆香格里拉，而且是希尔顿首次描绘 66 年之后变得更新更美更富秘采神魅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就是殊胜仙境，就是世外桃源，就是人间乐土。

谁都憧憬仙境，可谁也没见过仙境；但是当你进入迪庆香格里拉这片乐土秘域，见识过它的神姿与精魄，你会收获最大的满足：呵，这里就是桃源仙境！

有诗为证：

银山玉峡乳河香，
花甸瑶池锦绣妆。
殊胜桃源千古醉，
仙乡秘境永流芳。



天堂之路

“只要你喜欢，我都不介意，
但值得肯定的是，
如果那是香格里拉，那么就在那个方向，
离文明只有几里之遥，
如果我们正在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
令人感到很愉快，
该死的人啊！你难道不想让我们回去吗？”

康威耐心地回答：“我想你没有弄清它的位置，马林逊。”

“我们是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
即使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也望而生畏，
想想我们被困在这绵延几百里的山区，
走向白夏瓦的念头便不再有希望”。
巴纳德点点头：“如果喇嘛寺就在附近，
我们似乎幸运些。”

“可能会相对幸运些。”康威同意说。

“毕竟，你自己也看到了，我们没有食物，
这一带可不是轻易就能活下去的地方。”

“如果那是个陷阱，怎么办？”马林逊问道。

巴纳德回答说：“即使是陷阱也是美丽而诱人的，
如果里面有块奶酪，我就愿意跳进这个陷阱里。”



31

子







烟头忽明忽暗地燃烧着，成人后的几个老同学又聚在一起，原想我们之间会有很多话可谈，这时，才发现并不是这样，这不由得使我们感到很失落。目前，罗塞福在写小说，威兰则是个大使秘书。今晚，威兰请我们在坦普赫普饭馆共进晚餐，看得出，威兰不是很热烈，而是保持着作为外交家在这种场合所必需具备的镇定。这次聚会看上去似乎只是因为我们这三个独身英国人在同一个外国的首都，这一事实把我们聚在一起。可以看出，威兰·特提尔斯身上所特有的那种沾沾自喜的特点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磨一点点，我更欣赏罗塞福，他已经很成熟了，不再是那个皮包骨头的像个小大人似的小男孩了，记得那时候我还常常充当他的保护者呢！他现在比我们挣钱多，过着比我们更有趣的生活，这一事实使我和威兰都产生了同一种情绪——妒嫉。

然而，这个晚上并不算太枯燥，当从中欧各国飞临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时，我们着实地欣赏了一番这个飞机场的景色。傍晚，飞机场的灯光打开后，这里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景象，看上去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剧院。其中，有一架飞机是英国的，飞行员全身穿着飞行服，慢慢地踱到我们的桌旁，并向威兰行了个礼，威兰起初并没有认出他，等他想起这个人是谁后才给大家作了介绍，然后我们便邀请这陌生人加入我们。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快乐的年轻人，名叫桑达斯，威兰说了一些表示歉意的话，说他很难认出全身穿着飞行服并戴着头盔的人。桑达斯听后笑了笑，然后说：“哦，的确，我也深有同感，别忘了我曾在巴斯库呆过。”威兰也笑了，但笑得不太自然，于是我们就改变了话题。

桑达斯的加入，使气氛活跃起来，我们一起喝了很多啤



酒。大约十点钟时，威兰起身到临近的一张桌子和别人谈话，罗塞福突然岔开话题，说：“哦，顺便问一下，你刚才提到的巴斯库，对这个地方我稍微知道一点，你刚才所说的话指的是那里曾发生过的那件事吗？”

桑达斯很不好意思地微笑了。“哦，那只不过是我服役时经历过的一点点令人激动的事情罢了。”但是他太年轻了，守不住秘密，还是忍不住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个阿富汗人或者是非洲人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的人劫持了我们的一架飞机，你想想，赔偿这架飞机的确很麻烦，这是我听过的最意想不到的事情了，这傢伙拦住了那架飞机的飞行员，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脱下他的飞行服，然后爬上驾驶舱，这一切连个鬼也没看见，甚至他还给技师们发出了适当的信号，这架飞机平稳地起飞后从容地飞走了，麻烦的是，从此再没飞回来。”

罗塞福看上去对此事很感兴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噢，大约一年前吧，1931年5月份，当时由于革命，我们正从巴斯库向白夏瓦疏散平民——你可能还记得这件事，那地方局势不太好，我多么希望这事不曾发生过，然而，这的确发生了。这件事的确说明了‘人靠衣装’这一真理，不对吗？”

罗塞福仍然兴趣很浓，“我还以为在那种情况下，你们至少是两人负责一架飞机呢。”

“是这样的，在所有普通的军用运输机上都是这样，但那架飞机比较特殊，原是为一些印度君主设计的——那是一种小型的飞机，设备非常精密。印度勘探部门的人一直用它在喀什米尔一带作高海拔地区的飞行器。”



“你说它从没有到过白夏瓦？”

“据我们目前所知从没到过，也没有在其他我们知道的任何地方降落过，这就是有关这架飞机很奇怪的方面。当然，如果那家伙是那一带部落里的人，那么，他可能会将飞机开进山里，把那些乘客作为人质索取赎金。然而，我猜想也许他们都死了。在前线很多地方，飞机有可能坠毁，因为，过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音信。”

“是的，我知道那些地方，那么飞机上有几名乘客呢？”

“我想有四个，三个男的和一个女传教士。”

“其中一个男的有没有可能叫康威？”

桑达斯感到很惊讶：“怎么，是的，事实是这样，非凡的康威——你认识他？”

“他和我曾在同一学校。”罗塞福有些不大自然地说，因为这虽是真的，然而，他意识到这句话并不适合他。

“根据他在巴斯库所做的一切来看，他是个快乐的好小伙。”桑达斯继续说。

罗塞福点点头：“是的，毫无疑问……但是这多离奇……离奇……。”他似乎神情恍惚了一会儿之后在努力使自己集中精力，说：“这事从没在报纸上报导过，否则我想我应该读过有关这事的报导，这是怎么回事？”

桑达斯看上去突然显得很不舒服，甚至我觉得他有点羞愧。“说实话”，他回答道：“我似乎泄漏了一些我不该说的东西，或许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事发生的经过，无论怎么说这已是一些陈旧的新闻了，再没有人来关心这事，这事已经沉寂下来了，这事听起来似乎不太好，政府当局只是发布消息说他们的一架飞机失踪了，然后报出它



的名字，这种事不会引起局外人更多兴趣的。”

就在这时威兰又回到我们当中，桑达斯有些抱歉地转向他说：“我说威兰，这几个伙计刚才一直在谈论非凡的康威，恐怕我把巴斯库的故事给说出去了，我希望你别介意。”

威兰严肃地沉默了一会儿，显然他是在调和他的同胞恭谦的坦白和官方的严正。最后他说：“我觉得把这事仅仅当作一件轶事真让人遗憾，我过去一直相信你们这些空军小伙子们不会把这件事传出去。”责备过那个年轻人后，他非常有礼貌地转向罗塞福，“当然，以你的心情，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我相信你会认识到，有时让发生在前线的事情带一点秘密色彩是很必要的。”

“另一方面”，罗塞福干巴巴地接道：“人总是急切地想知道事实真相。”

“这事从没隐瞒过那些有真正理由需要弄清楚事实真相的人，当时我在白夏瓦，我向你保证这一点，你和康威很熟吗？我的意思是从小时候起？”

“在牛津有过一点交往。你和他常见面吗？”

“在安哥拉，我在那里驻扎时见过一两次。”

“你喜欢他吗？”

“我想他很聪明，但非常懒散。”

罗塞福笑了，“他当然很聪明，他在大学里干得不错，一直到战争爆发。他是学校学生会的重要人物，是得蓝色荣誉的划船队员，联盟的顶尖人物并经常获得这样那样的奖。他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业余钢琴家。他的确是一个多面手，说不定还是首相候选人呢，然而从牛津大学分别后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了，也许是战争中断了他的事业，因为他非



常年轻，我想他多半是参战去了。”

“你们太过于夸大了他。”威兰回答说：“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不错——在法国得过特殊功劳勋章……”

“历史是不会记载消耗在破译外交部门的便条纸和大使馆茶会等等之类上的辉煌的。”罗塞福笑得更欢了，“这就说明了一切。历史是不会记载外交部门便条纸上的荒唐事和大使馆茶余饭后的荒唐事的。”

“他在公使领事馆工作，不是在大使馆。”威兰冷冷地说。很显然他并不在意康威这个人，还说了些嘲弄的话。此时，罗塞福起身要走，他并不反对，不管怎么说，天色已经很晚了，我说我也得走了，在我们道别时，威兰仍是那种官方式冷冷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桑达斯却很热诚，说他希望再见到我们。

天没亮时，我就得去赶横越大陆的火车，在我们等出租车时，罗塞福问我是否介意到他的宾馆去消磨这小段时间，他有间会客室，我们可以在那儿聊聊天。我说这太好了，于是他说：“那我们就谈谈康威吧，如果你愿意，除非你对有关他的事已经完全厌倦了。”

我说尽管以前我不太了解他，但我根本没觉得厌倦，他是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时离开的，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但他的确对我太好了，我是个新生，我认为他根本没有什么理由要对我那么好。虽是些琐碎的事，但我总也忘不掉。

罗塞福表示同意。“是的，我也很喜欢他，尽管我很少能见到他。”

接着就是一片莫名的沉默，很显然我们都在用这一小段



时间想一个人，一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人，这种影响绝非可用偶尔的接触来衡量，后来我常常发现，其他人即使是在很正式场合遇到过康威，那怕只有一小会儿，也会对康威留下很生动的印象。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确很出色。至于我，在崇拜偶像的年龄认识了他，对他的记忆更是充满了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长得非常英俊，他不仅在体育运动方面胜过他人，而且他能轻易拿走学校里的每一种奖项。有一次，易动感情的校长在谈到他辉煌的业绩时用了“非凡”这个形容词，他也由此得了“非凡”这个绰号，或许只有他才配拥有这样一个绰号，我记得他曾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语发表过演讲，他还是学校戏剧演出中最杰出的一流演员。他的多才多艺，他的英俊，他的才智和体力的完美统一使他更像伊莉沙白时代的皇公贵族。现今这样的人很少了。我把这些想法都跟罗塞福说了，他回答说：“是啊，的确如此，我想也许有些人会把‘广而不精’这个词用在康威身上，比如威兰。对威兰这个人，我不太感兴趣，我无法容忍他的一本正经和自视过高。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官欲太强，他说的那些话‘不会把这事传出去’，‘人们会得他们应得的荣誉’，好像皇帝驾临圣多明尼克教堂，我最讨厌这类外交官。”

我们默默地驶过几个街区，然后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说，昨晚也不算太糟糕。听桑达斯说起的发生在巴斯库的那件事，过去我也听说过，但没有太相信，这只是一个惊险故事而已，没有绝对相信的理由。或者说，相信这个故事的理由只有一点点。而现在我已经有两条理由相信它了，我并不是容易受骗的人。我大部份时间都在四处旅游，这使我懂得这世上无奇不有，如果你亲眼所见就会确信无疑，但如果你



是道听途说，就不太会相信。然而……。”他似乎突然感觉他所谈的话对我意思不大，便大笑起来。

“唉，有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向威兰讲知心话，那只会像要把一部史诗卖给《珍闻》杂志，我还愿意与你谈谈知心话。”

“你太恭维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这样想。”

我并没有提到过我那技术性极强的作家生涯，毕竟，神经学家的诊所并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光顾。然而我惊奇地发现罗塞福居然了解这一点。我把这想法说了一下，罗塞福说，“对，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丧失记忆曾一度是康威的烦恼。”

到宾馆后，他到服务台取了钥匙，当我们来到五楼时他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兜圈子。实际上，康威并没死，至少几个月前是这样。”这个话题似乎不适合在电梯这小小的空间里谈论，到走廊后我才问。

“你保证吗？你怎么知道的？”

他边开门边回答说：“去年11月份我还和他一起乘日本航船从上海到檀香山。”我们一直没再说话。直到在扶椅上坐下，准备了些喝的和雪茄，他又接着说：“我去年秋天到中国去度假，你知道，我总是四处游荡。我有些年没见到康威了，我们从来没通过信，但他的面孔是少数我能轻易描绘出来的面孔之一。我也承认我不常想起他，我到汉口去看望一个朋友然后乘北京特快列车返回。在车上，我偶然同一个很有魅力的法国博爱修女会的女修道院院长谈起来，她正打算到重庆去，她的修道院就在那里。由于我懂一点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和我谈她的工作和日常事务。老实说，我对教会